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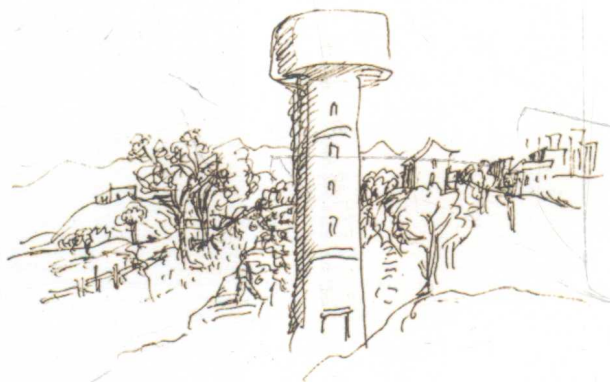
柯云路

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 | 主编 汪兆骞

少年主编
登高一望的好风景
母亲的端午
网络的少年时代
生命的重建
等待救援的英雄
城市困境
闲话冬至
改变命运的网帖
别人家的孩子
儿童节的最好礼物
另类养老
贫穷与富有的距离
我的读书新主张
像妈妈一样爱自己
人格与命运
幸福谜底
爱情博弈

贫穷与富有的距离

柯云路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当代著名作家姜文书系
主编 汪兆骞

贫穷与富有的距离

柯云路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贫穷与富有的距离 / 柯云路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2. 4

(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 / 汪兆骞主编)

ISBN 978-7-5034-3332-0

I. ①贫… II. ①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52143号

出 版 人: 沈晓昭

责任编辑: 李晓薇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40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在尘埃与云朵之间，温暖众生

——关于散文的絮语

汪兆骞

当下，文学的确有些萧索与寂寥，但并不荒芜。有些领域如散文，甚或还很蓬勃热闹。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。散文得道，悄然兴旺，凭的正是那份见性情的真，和既能影响读者的心性，又可化作作者心性的盎然韵致。对缺乏宗教，长期找不到普世价值观的读者，沉浸浓郁的散文，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。诚如贤者歌曰：散文的世界，就是如花的世界，在尘埃与云朵之间，温暖众生。

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源头。即便从先秦算起，也有三千年历史。其间散文大家迭出，各领风骚，名篇流传，光焰万丈。志高则言洁，志大则言宏，志远则言永，或持象牙板，吟晓风残月，或抱铜琵琶，唱大江东去。这一文体不断走向成熟，走向多元，滋养了中国文学，滋养了一代代作家。

散文和一切文学样式一样，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、展示人的心灵世界的。芬兰的勃兰克斯说“文学是灵魂的历史”。文学的魅力，是人格魅力的直呈。散文出于人品。其人之胸襟、主体之境界，决定散文的境界。即古人所云，所谓文者，言乎志者也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，非慷慨悲壮之人，不可为之。

散文既是理性的、现实的、世俗的行走，又是感性的理想化的审美追求与梦想。其间不乏有理性与感性、世俗与审美、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穿梭徘徊。胡适先生说的“有什么话，说什么话”，可视为散文的要义。既要敢说真话、说新话、说惊世骇俗的话，还要说“人人心中有，个个笔下无”的禅机妙语。

散文的诞生，就是作家与生命相遇，与风景相遇，与世界相遇的种种情感和感悟。有灵魂的孕育、诗学的浸染和哲学的潜流。徜徉其间，荡气回肠，如闻天籁，如饮仙醪。

本丛书暂辑十五位作家散文作品，每人一集。我的这些经年老友，系当



在尘埃与云朵之间，温暖众生

今文坛执牛耳之宿将，文采昭昭，星光熠熠。他们的禀赋、气质、风格各不相同，但皆有第一等襟抱，第一等学识。其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本人性，状风物，衔华而佩实。“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，“立片言而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”。从历史经验到生命体验，却深深打上了中国式文人思考的印记——高洁超迈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，从容淡定，举重若轻。

读他们的散文，你会发现，其文或将被遗忘的历史、生活的细节，重新挖掘出来，昭告天下；或在历史文化、乡土亲情中游走，具有开阔的人文视野和人文关怀，还有文化担当；或热爱生命、认真生活，让读者分享感动和疼痛；或直面人生，针砭世事，体察命运的光彩与沉重……篇篇如剂剂良药，调理世道人心；句句如利刀，解剖拷问自身的灵魂。心美则响美，赠人以言，重于金石珠玉，读之，乐于钟鼓琴瑟，暖于布帛。

这些大家的散文，是血肉之躯与多彩现实对撞出的闪光，是人性与天理对撞出的大欢喜、大哀凉与哲思，是寂寞灵魂发出的诗意畅想和冰肌雪肠的自省。似兰斯馨，如松之盛，它们是人文精神和精粹语言形式酿成的玉液琼浆。这里有时代之光与民族之魂；有英雄的主题与审美的个性；有灵魂的坚守与天堂的玫瑰；有土地的悲歌与人生的写意。高标逸韵，定将一一垂范丹青。

“皓首更觉知识浅，老来正是读书时”，编辑了一辈子的小说，退休后却偏偏爱读散文，举凡大家佳作，手披目视，口咏其言，心惟其义，欣然而忘食。“温暖之后”，遂给几家出版社主编过这些大家的美文，以期与读者共飨，反响不俗。

今又应中国文史出版社之邀，再次编老友的美文新作，仍得到老友的拨冗赐稿、鼎力相助，不胜感谢。对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本套丛书的远见卓识，以及为传统文化传承续上这捧柴薪的道义，也深表敬意。

才疏学浅，编辑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望作家与读者见谅。对序中的离题谬误之论，方家哂之可也。

壬辰年立春于北京抱独斋

（主编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、原《当代》杂志副主编）

贫穷与富有的距离

名家美文 目录

序：在尘埃与云朵之间，温暖众生

辑一 / 往事如烟

3/少年主编

5/为农民针灸

7/过年

10/中秋豆腐

12/与狼共舞

14/我和二妮

17/火车趣事

19/我的第一篇小说

21/登高一望的好风景

23/大黄

25/意外的汇款单

27/摘苹果

29/我的第一篇作文

32/我的第一份工作

34/母亲的端午

36/清明扫墓

38/我所认识的秦兆阳

42/怀念编辑家章仲锷

辑二 / 社会民生

- 49/动不动手术由谁决定？
- 52/网络的少年时代
- 54/一个小三阳女孩的故事
- 57/“蚁族”之痛
- 59/贫困的尊严
- 62/“被主流”的网络流行语
- 64/当爱心遭遇“倒钩”
- 66/网络发言人
- 68/“疯狂”的维权之路
- 71/“被主动”的表彰
- 74/大灾之后的思考
- 76/生命的重建
- 78/网络让救援者也得到救援
- 81/怎样拉动内需？
- 84/网络民意走向成年
- 86/意外伤害
- 88/村民为何集体下跪？
- 91/人肉搜索利与弊
- 94/米尔格伦的实验
- 97/过年该怎样放鞭炮？
- 100/等待救援的英雄
- 103/乙肝歧视源于无知
- 105/杰克和妮可
- 108/又到鞭炮燃放时

贫穷与富有的距离

名家美文 目录

辑三

/ 警世杂言

辑四

/ 父子父子

113/生死之间

115/假蛋

118/城市困境

120/习惯“盗版”

123/两个小保安

125/过分解读的人名

128/闲话冬至

130/“单身”明星

132/中奖

134/挣钱为什么?

136/风马牛相及

139/改变命运的网帖

141/学历之痛

144/《梅花新易》序

151/早逝的巨星

153/儿子是怎样一座山?

155/戒除网瘾从父母开始

157/别人家的孩子

159/儿童节的最好礼物

162/幼儿贿赂

164/爱踢球的孩子

166/帮孩子度过青春期

169/八十六岁的快乐晚年

171/另类“养老”

173/人到老年

176/“儿嫌母丑”谁之过?

辑五

/修身养性

- 181/不惑之年
- 183/人生陷阱
- 185/贫穷与富有的距离
- 188/大爱健身法
- 190/生命的道理
- 192/健康的电子礼物
- 195/睡不睡还是由你定
- 197/告别焦虑的十条锦囊妙计
- 200/我的读书新主张
- 202/走出心灵的地狱
- 204/工作是最好的养生
- 206/瘦身男女
- 209/像妈妈一样爱自己
- 211/自卑不是坏东西
- 213/《论语》的读法
- 215/工作与信仰发生矛盾怎么办?
- 217/不当欲望的奴隶

辑六

/爱情婚姻

- 221/幸福处方
- 223/“低碳”爱情
- 225/人格与命运
- 227/丈夫角色崩溃症
- 229/幸福谜底
- 231/富人也有相亲难
- 234/当“50后”婆婆遭遇“80后”儿媳
- 237/“80后”婚姻的人格缺陷
- 241/风险职业
- 243/爱情博弈
- 245/女友日记
- 248/逼婚与出家
- 250/后 记

| 輯 一

往事如烟

少年主编



初中毕业后，我如愿考入北京101中。

担任高一语文课的女老师姓吴，中年，相貌有些特别，用那时学生们的评价，就是有点“洋气”。还记得第一次上作文课，我低头在课桌上认真地写着，忽然发现身后立着的吴老师，她显然已经不动声色地看了好一会儿。我有点不自在，又有一点得意，因为从小学起，我的作文就受到老师赏识，并且常常会被张挂在教室的墙上成为范文。

几天后，吴老师把我叫到语文教研室，问我是不是很喜欢作文。吴老师说：学校有一份学生办的刊物，叫“圆明园文艺”，现在需要更新人手，你愿意不愿意参加？我一时没有准备。停了一会儿，吴老师又说：编辑部的工作量比较大，如果你愿意干，还要做好准备，把工作和学习的关系安排好。

这里要说明的是，之所以叫“圆明园文艺”，是因为101中就建在圆明园旧址。

不久，我成了《圆明园文艺》的副主编，一年后的高二，又成为主编。

《圆明园文艺》是个橱窗式刊物，三个很大的玻璃窗，贴满学生们的作品。每两周出一期，面向全校学生征稿。稿件形式自由多样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杂谈均可。各班的语文课代表就是刊物的通讯员。我们定期开会，与那些正式出版的刊物一样，征集来的稿件也要一一由编辑部审阅，讨论后再决定哪些稿子可以采用。决定采用的稿件还要挑出几篇放在重点位置推出。这样，当所有的稿件都定下来之后，编辑部将买来的漂亮稿纸分发至稿源所在班的语文课代表，由他安排本班书法最好的同学用钢笔字誊写出来，并请有绘画特长的同学配以精美的刊头、刊花。这样，新的刊物出来，既是美文的比赛，还是书法和艺术的展示。

当主编是我学生时代一段经历。之前写作文，一般只会考虑自己怎样写好，但作为主编，编稿子的过程则训练了另一种眼光。在挑选和欣赏那些优

秀稿件时，我常常在想，这篇稿子到底好在哪里，为什么会吸引人？同样题目如果让我来写，我会采用怎样不同的角度？

这样，边编稿子边学习，我的写作能力也在提高。

那时，每当新一期《圆明园文艺》出刊时，学校的广播站会用高音喇叭在课间多次向全校广播。在午饭和晚饭前后，玻璃橱窗前会密密麻麻地围满了学生，写作者都是相互认识的人，人们边看边议论，气氛好不热闹。我常常会和编辑部的其他同学远远站在一边，得到的满足大概与今天的正式刊物畅销时的编辑们心情相仿。

还未等到高三毕业，“文革”爆发。吴老师因为是1957年的“右派”，成为学校最早一批被揪出来的“牛鬼蛇神”。她屡次被批斗，被罚干最脏最苦的活儿，被剃阴阳头，受尽污辱。性格刚烈的她选择了在学校宿舍里上吊自杀。

那时《圆明园文艺》早已停刊，并被批为“毒草丛”，我也因此成了“修正主义苗子”挨了几张大字报。这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事情的事情却对当年的一个中学生有一点压力。当吴老师的遗体被盖上床单从宿舍里抬出时，我远远地看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。

成为作家之后，关于“文革”我写了《芙蓉国》、《蒙昧》、《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》等五部长篇小说。那是我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反思与记忆。而当年那个单纯的理想青年对“文革”的理性思考和怀疑，其发轫点之一，或许和吴老师的不幸遭遇有关。

为农民针灸

我是在城市长大的，真正接触穷苦百姓，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知青的那段生活。

我插队的地方在山西绛县，县城周围是半山区，布满大大小小的村落。那时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刨食，但温饱仍然成为需要奋斗的目标。

这样的生活条件，病了，只有挺着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几颗镇痛片，实在难受了，吃一两颗压一压。于是，我和队里的几位知青决定自学针灸，这在当时是几乎用不着投资的技能。只需买一盒针灸针、几包药棉就可以了。我们还专程到北京找医生学习，回村后就开始演练起来。

先在自己身上练，进针的技术“高”了一点，就在同伴身上练。等到“酸胀痛麻”的感觉都找到以后，开始大着胆子给村民治病。几针扎下去，普通的头痛脑热关节病还真治好了一些。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们的针灸渐渐有了些名声。

我那时正在为村里的养猪场试验“糖化饲料”，独自住在村外的一个小房子里。邻村有个聋哑小伙儿，父母长年生病，底下还有没长大的弟弟妹妹等着吃喝，家里就他一个全劳力。听说针灸能治病，一天夜里找到我的住处，希望我为他治病。

我那时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冒这样的险，所以很坚决地拒绝了。小伙子并不泄气，每天收工吃过夜饭，会走十多里山路到我的小房子里，后来索性背来铺盖，晚上和我睡一个土炕。

我动了心，把那时能找到的中医书和针灸书翻了个遍，还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经络感觉。也实在不忍心再拒绝他，遂决心试着为他治病。

开始还真有点效果，听力有了提高。在他的耳边击掌、大声喊叫，竟然有了反应。于是我们都兴奋起来。这样扎了一阵，他的进步更为明显，离开七八步十多步远的距离击掌，他也能听到。但时间长了，效果开始减弱，以



至于不再进步。以我那时的“医术”，是不可能将他的病治好的，看他早早晚晚的赶路太辛苦，就劝他不要再来。小伙子很执拗，照旧每天披星戴月地赶来，那时报上常有针灸治病的信息，他不知从哪里找到这些报纸，剪成巴掌大的小块放在身上，拿来给我打气。

我于是专门回村，让其余会针灸的知青拿我做试验。书上说，后颈的哑门穴对治聋哑有效果，但又被称为“死穴”，万一进针不慎或进针过深会出人命。以我现在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对身体的珍爱，大概不会轻易做这种试验的。但那时竟然也做了。眼一闭，同伴的针就扎下去了，然后一点点加深，直到悚然一下如触电般贯彻全身才停止。

我并没有治好小伙子的聋哑，只是稍许改善了他的听力，但我们由此成了朋友。他常会抽空看我并带来“礼物”。以他家的穷困，他能够带给我的只是几颗刚从树上摘下的红枣之类。

他每次都坚持看着我把他的“礼物”吃下去，那一脸的憨笑与满足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善良的表情。

小伙子穷，而且残疾。直到我离开，他仍然很穷。

但他从不抱怨。

他渴望健康，渴望生活得好一些。他也争取，不放弃努力；但对命运，他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态度。

我离开插队的村庄已经三十多年，那些岁月常常出现在梦中。

对这些穷苦人生的亲近和了解，成就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。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每当我面对困境时想起这些人生与挣扎，就会觉得自己的各种所谓痛苦很有些“奢侈”。

过年



我是1968年12月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的。

到村里不久，就赶上子农历新年，也就是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了。

农村不像城市，没有星期天和公休日，特别是农业学大寨期间，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，庄稼收了，还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，除了下雨，每天都得出工。但春节不一样，劳累了一年，过年的时候得好好歇歇，“吃点好的”。那时的农村还相当穷困，常年不够吃，平日里窝头咸菜能吃饱就是好的。但老话是“穷年不穷节”，再穷的日子，过节不能马虎。

一进腊月，男人们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出着工，女人们却早早就忙开了，要拆洗被褥打扫房屋，要为全家老少每一口人都准备出新衣新裤，包括脚上的新鞋。这是一项大工程，平日里要抽空纳好鞋底，要把不能再穿的旧衣服拆洗干净，备成新袄新裤的里子。

这还不算，还要蒸馍炸糕，把正月里的主食准备出来。先要一笼笼的蒸馍，蒸好后晾掉水汽，一层层码进缸里，到时随吃随取。糕也一样，山西炸糕用的是黄米，磨成面和好后先要上笼蒸熟，再趁热揉成一团，揉好后揪成一个一个的剂子压扁，可直接炸，也可在里面放上枣泥豆沙之类。炸成金黄色时捞出，一层层压入小一点的缸中，也是随吃随取，但吃前一定得上笼蒸透，否则硬得没法吃。

杀羊宰猪是年前最热闹的时刻，杀好后队里按人头分配。平日农民的饭桌上是见不到肉的，肉领回家后要按照不同的用途分类处置。羊肉可以剁馅包饺子，还可以氽丸子；猪肉的做法就多了，村里一位公认的能人很得意地“教”过我怎样将二斤猪肉做成八个肉菜：扣肉、咕咾肉、过油肉、红烧肉……不一而足。对于当时的农村，谈论吃食，谁吃过什么，一种东西怎样吃又怎样做，都是极有吸引力的话题。

我和一些知青则被村民们纷纷拉到家里，为他们题写春联。

年就在这样的期待和准备中一天天临近了。

知青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，节前就有人被“电报”叫走。那时回京要跟队里请假，一般是家里拍个“急事速归”的电报，虽然都知道是个借口，队里也就准了。临到年根，村里的知青大多还在，我们仍像平日一样每日出工，不可能也无从像农民那样准备过年。

记得除夕那天，十几个知青还商量着晚上吃点什么，农民们早早把我们分别拉到各自的家里，说早就准备好了，一定要去家里吃年夜饭。

我去的这家有四口人，大叔大婶、未出嫁的女儿和小儿子。一进门炕桌上已摆满凉菜，有拌粉条、土豆丝、炒豆腐等，中间是刚刚点上火的火锅，灶上笼屉里热着蒸馍和炸糕。大叔说我是城里来的“大学生”，坚持把我让到炕桌的“首席”，我坐好后他方坐下，小儿子才跟着上炕，大婶和女儿一边一个侧在炕沿，并不正经吃，要忙着端菜上饭。就着烫好的酒吃了一阵凉菜，火锅沸腾起来，掀开盖子，锅底铺着白菜，依次一层层码放着炸土豆、粉条、肉块、炸豆腐、肉丸子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。

这就是当地农民待客最隆重的菜式了。

我们边吃边聊，大婶问我家里有几口人，父母现在哪里；那时我的父母正准备下干校，妹妹刚在工厂上班，未成年的弟弟去了内蒙。我据实告诉他们，一家人边听边叹，说“可怜一家人分了好几处”，又说“你们这大过年的也回不了家”。我忙解释，是我自己想留下来在村里过年的。大叔又信又不太信地点点头：“既来了，就安心过，哪一方水土也养人。”我便不再说明。

除夕后半夜起，村里零零星星响起鞭炮。那时的农民还很穷，能买百响一挂的小鞭就很不错了。燃放前先将编起的炮捻解开，一个一个地点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从这家燃到那家。大年初一，看谁家门前的炮屑多，说明谁家来年的运道好。而这炮屑，初五之前是不兴扫掉的。

由于大年三十睡得太晚，我是在初一半前晌才走到街上的。猛然眼前一亮，但见家家户户、老老少少都喜气洋洋地立在街口，每个人都一身新袄新裤，包括脚上的新鞋。这使还是平日劳动打扮的知青们很是扎眼。去家里磕头拜年被当作旧风俗早已禁止，人们就在街口互道过年好，问候的同时也用目光彼此打量，看谁家的新衣最合体，谁家的花袄最漂亮。从这儿就能看出谁家的日子过得好，谁家的女人能干。

我从小到大自然已过过不少年，但那个年让我感觉特别新鲜，也是我至